



渔歌唱晚 张茂 石磊 摄

# 海上飘来白话歌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潘高



无论是生产劳动，还是婚嫁和盛大节日，疍家人都喜欢吟唱咸水歌。 潘高摄



疍家婚礼中，渔歌对唱是大家期待的固定节目。 潘高摄

“阿妹出嫁嫂心酸，今日要出娘家门；嫂嘱良言记心扉，孝敬公婆爱弟妹。”不似山歌的宛转悠扬，没有琼剧的有板有调，夹杂着白话与海南方言，单凭音律节奏的紧密缓和，唱出妹妹即将出嫁的心中感受。

这是文昌市铺前镇特有的疍家渔歌，百余年来，这些漂泊在海上的“吉普赛人”用这样的方式记录着普通却又汹涌的生活，平实的语言和不紧不慢的节奏，藏不住疍家人闯海的壮阔。一字一词、一句一曲，唱着的是生活，思念的是遥望百年而不得的根。

## 咸水歌自海上来

说起疍家人，不少人想到的是蕴藏着丰富海货的渔排和甚少上岸的生活，人们好奇的是他们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，以及可以大快朵颐的各式海鲜。但同样是这样一群人，也有着“海上吉普赛人”的别称，流浪已成他们的注脚。

生活在文昌铺前镇的疍家人同样如此，165年前的岭南大地动荡不堪，靠海吃海的渔民们再无法享用大海的馈赠，背井离乡逃离动荡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。风雨中跨越琼州海峡，海南岛最北端的铺前镇成了他们的落脚之处，木兰头也第一次听见了渔民口中传唱的白话渔歌。

“渔民唱的白话歌，在广东叫做‘咸水歌’，就是疍家人独有的文化。”年逾古稀的杨爱香，是铺前有名的渔歌手，唱了几十年渔歌的她，自然知道口中歌曲的来源。“疍家是海上渔民，漂洋过海到海南；船小人多挤舱内，男女老幼难分开。”杨爱香随口唱起的渔歌，记录着当年先祖渡海时的艰辛与苦难。

初到海南，说着一口白话的渔民们与当地入甚难交流，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，唯有用脱口而出的歌来排解生活的苦闷与思乡的哀愁，这也造就了渔歌灵活多变的特点。“节奏变化、快板拖腔，唱男女爱情、唱教子教孙、唱孝敬公婆、唱海上生活，想到什么唱什么，节奏调子都在嘴里。”杨爱香笑道，渔歌本来大都用七言律为词，但随着唱腔随意性的增大，十字一句也是常有的事。

或许是音乐连接了两群陌生人的心，曾被视作“外乡人”的疍家人开始与铺前人组成家庭，地道的铺前渔民也结合了白话与海南方言，唱起属于自己的渔歌，当传统的疍家婚礼办起，渔歌对唱更成了大家期待的固定节目。

“舅呀今日完婚姐心欢，从今以后成大人；夫妻恩爱天地久，志同道合家业旺。”喜庆的渔歌声里，新娘顶着头饰，从一艘船，踏上另一艘船，意味着从此嫁入夫家。而与娘家人的别离，也要让娘家的女眷们哭着用渔歌相送，待娘家女眷哭完，新郎才能接新娘上自家的船。

“招待客人时，新娘逢人还得唱上两句，不然可没红包拿！”杨爱香说，这样的渔歌，她们最爱唱，别看是哭着，唱出来的都是泪中带笑。而疍家人的婚礼，要是少了渔歌，可得挨一对新人骂咯。

## 传统文化留下来

爱听渔歌的韩健元，其实在当地的爱好者里，还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渔歌词作者，从整理口口相传的老渔歌，到自己创作新渔歌，韩健元都是手到拈来。“邻里关系和为贵，勿因小事发虎威；凡事忍让勿生气，免得将来惹是非。”张口便来的歌词，如今也算韩健元的绝活了。“最初的渔歌，其实是没有歌词的，因为当年的渔民几乎都没有文化，一句词唱着唱着，或许就忘了，想必很多好词，最后都没能流传下来。”韩健元说，他也利用着听渔歌唱渔歌的机会，整理出了不少老一辈的歌词，也算让这个从来只存在于口中的文化形式，拥有了永久的生命力。

不止是创作，韩健元还热衷于组织大伙儿一起唱渔歌。“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团体啦，还时常组织大家到三亚、临高等同样有疍家人生活的地方交流切磋，看看谁的歌好，谁的词棒。”韩健元笑道，唱的人多了，他们的团体也小有名气，村里镇上要是办个活动，也都会请他们去唱，逢年过节还会在村里搭起台子，不止他们唱，还会拉着台下的听众一起唱。“可惜啊，唱渔歌的都是女人多，为什么男人不唱呢，还不是因为他们害羞！”韩健元语罢，自顾自地哼起了小曲。

气氛虽然轻松，但事实上韩健元自己清楚，疍家渔歌实则面临着传承难的问题。“唱渔歌的人基本上都上了年纪啦，年轻人对这些‘老古董’可不感兴趣，我就怕唱着唱着，渔歌就没了，所以我把以前的歌词都整理出来了。”

相比起广东广西等地将疍家咸水歌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铺前人口中的白话歌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对疍家人来说，渔歌里寄托着对生活的美好期许、承载着生活中的每一个快乐瞬间，以及那从未远离却又回不去的家乡。倘若有一天再无人唱响渔歌，疍家这片落叶，或许渐渐淡忘了海峡那头的根。 固

## 深情渔歌迎贵客

随着疍家人在铺前的生活越来越稳定，不少漂泊了半辈子的渔民开始走上陆地，同样带着家人闯出了一片天。生活的环境变了，挂在嘴边的渔歌却没忘，嘹亮的渔歌见证着时光的变迁，也记录着生活的变化。

“养殖捕捞产大增，鱼虾运河南北京；渔船得油料补给，致富不忘党恩情。”唱惯了男女爱情和教化孝敬的疍家人，歌词里也出现了新变化，原本随意的调、词，也更多地出现了歌颂生活的美好。

“原来生活不好，就要唱当年渡海的艰辛，来提醒后辈艰苦奋斗，如今生活好了，就要唱身边的变化，让大家知道疍家人过得开心！”说话的韩健元，也能随口哼上几句渔歌，但不标准的白话却“暴露”了他的身份——虽是土生土长的铺前人，他却从未当过渔民，唱疍家渔歌，纯粹是爱好，也是被歌声中传递的内容所吸引。

“以前是捕鱼时唱，为的是消遣生活、排解苦闷，现在是随时都唱，为的是庆祝、娱乐。”韩健元说，当初听惯了琼剧的自己第一次听见渔歌，就被那纯粹的歌声所陶醉，几十年来他听着唱着，伴随着渔歌的变化。

而对杨爱香来说，逢年过节唱上一曲，用自己随想随唱的方式，是最舒服的事。“只要有客人来村子，我都会让大家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到一户渔民家中，端出茶水和糕点来款待贵客。”杨爱香说，当然少不了的，还有拿着板凳围成一圈，对唱起即兴创作的渔歌。

原来，在疍家人的一贯传统中，凡有贵客来，家人都会用疍家方言来唱渔歌欢迎客人，而渔歌也已经从一味简单的生活调剂，成为了疍家人的一种礼节。从婚嫁、乔迁，到节日、活动，渔歌都已成庆祝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那歌词嘛，必然也是歌颂生活了。